

# 茅山道教和唐宋文人

[瑞典]王羅傑(Roger Greatrex)

**內容提要** 茅山宗是中國道教史上最重要的道教派別之一。自東晉以降,茅山宗在道教發展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本文以各朝對茅山的贊助方式的變化為背景,考察茅山道教和文人階層的關係。茅山的有利地理位置使它發揮三種不同的作用:1. 地區和全國的宗教中心。每年至少兩次,大批道教徒要聚集茅山參加宗教儀典;2. 大小官吏遊訪之地;3. 一批隱逸之士閉門隱居之地。從唐宋文人留下的詩文中,可知從晚唐以後,朝廷對茅山的贊助大為減少,而文人們也越來越把茅山看成是歷史文化古跡而不是一個推動宗教事業的中心。

## 一、引言

茅山宗是中國道教史上最重要的派別之一。自東晉起,茅山宗就在道教發展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數百年來,茅山吸引了大批文人墨客,其中既有道教信徒也有一般凡夫俗子,既有長住修行者也有匆匆過往的遊客。這些訪客為我們留下了珍貴的記載茅山之遊的碑銘詩文,其中既包括文學大師手筆,也有地方小吏之作。這些文字記載之所以彌足珍貴,是因為茅山在過去一百五十年中不斷遭受災變的巨大毀壞,這種毀壞意味着茅山上的古代碑

石幾乎全被夷為平地。這是茅山和許多其它道教中心的不同之處。昔日的茅山之盛只能通過這些文字重現於我們的想象之中。<sup>①</sup>

茅山位於南京南面的句容縣，其地理位置無疑有重大意義，在當時是茅山道教發展的得天獨厚之處。茅山具備其它道教山林如龍虎山或閻阜山所沒有的優越地理位置，使它能發揮三種不同的作用。第一，茅山成為地區和全國的宗教中心，有大批道教信徒云集茅山參加宗教儀典。每年農曆三月十八日的“鶴會”和臘月初二“三茅會於華陽天”，即茅山宗弟子一年一度的大團聚，都有來自全國的道士道徒聚集茅山。這些一年一度的活動當然都屬於唐宋時代規模最大的宗教儀典。第二，由於茅山相對來說便於任職南京的大小官吏遊訪，即使攜帶家眷也不為難，所以茅山吸引的世俗遊客也不斷增加。第三，儘管鄰近南京，茅山還是讓人感覺離城市足夠遙遠，故能成為避開喧囂城市生活的理想住地。茅山因此聚集了一批隱逸人士，其中一些人是為了修學道教，另一些人則是因仕途失意而閉門思過。

## 二、初 唐

唐代前期，由於朝廷贊助，茅山宗嗣法宗師如王遠之（升玄先

---

<sup>①</sup> 所參閱的有關茅山及相關的作品文獻如下：Edward Schafer（謝弗），《Maoshan in Tang Times》，《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Religions》，Monograph No. 1，1980；李斌城《茅山宗初探》，《中國史研究》1983年第2期；羊華榮《宋徽宗與道教》，《世界宗教研究》1985年第3期；羊華榮《宋葆真觀妙沖和先生贈大中大夫劉公幽廊記》考釋》，《世界宗教研究》1988年第1期；馮可珠《茅山道教文化》，《世界宗教研究》1993年第2期；汪桂平《唐代的茅山道》，《文史知識》1995年第1期；汪桂平《唐玄宗與茅山道》，《世界宗教研究》1995年第2期，等等。上述作品中對我對唐代茅山的認識起到最大影響的是 Schafer 的作品。

生, 510—635)、司馬承禎(正一先生, 646—735)和李含光(玄靜先生, 682—769)得以把茅山教派提升到主導道教的地位。例如, 唐天寶年間(742—756), 李含光住持乾元觀, 曾督導道眾大興土木。因為他和唐玄宗的關係非同一般, 乃至每一新建宮觀都獲得了皇帝御筆親書的匾額。所以, 唐代宗大曆十二年(777), 顏真卿(709—784)在其《茅山玄靜先生廣陵李君碑銘並序》一文中如此寫道:

初, 隱居先生以三洞真經傳升玄先生, 升玄付體玄先生, 體玄付正一先生, 正一付先生, 自先生距隱居, 凡五葉矣, 皆總習妙門大正真法, 所以茅山為天下道學之所宗矣。<sup>①</sup>

初唐時期, 茅山道士和文人階層建立了密切關係。例如, 茅山宗第十二世嗣法宗師司馬承禎在其漫長一生中就和當時很多文學名流都過往甚密, 包括沈佺期、張悅、張九齡、宋之問和沈如筠等。他和宋之問(卒於 712)的友誼可從下面這首詩反映出來:

時既暮兮節欲春, 山林寂兮懷幽人。……不見其人誰與言, 歸坐彈琴思逾遠。<sup>②</sup>

司馬承禎住持天台山時, 張九齡、宋之問、沈佺期及李適之都分別多次往訪。在最後一次訪問時, 沈如筠曾賦詩一首如下:

……清晨朝鳳京, 靜夜思鴻寶。憑崖飲蕙氣, 過澗摘靈草。<sup>③</sup>

司馬承禎於睿宗景雲二年(711)應詔入京。在京都, 他是知名的文人圈子“方外十友”成員之一, 圈中文人還包括陸餘慶、趙貞固、陳子昂、盧藏用、杜審言、宋之問、畢構、郭襲微和懷一和尚。<sup>④</sup>

① 《茅山志》23, 第 6 頁(正統道藏本)。

② 《答宋之問》, 《全唐詩》卷 852, 第 9636 頁(中華書局 1979)。

③ 《同工部李侍郎適訪司馬子微》, 《全唐詩》卷 95, 第 1022 頁。

④ 《唐書》卷 116, 第 4239 頁(中華書局 1975)。

司馬和盧藏用(約 664—約 714)是生死至交,據盧氏傳略介紹,是司馬勉強預言了盧氏之死。<sup>①</sup>當司馬後來準備回返天臺山時,李適(663—711)贈詩送別,結果有數百詩人附和,此事表明司馬的文人交遊圈子已經擴大:

睿宗時,天臺道士司馬承禎被徵至京師。及還,適贈詩,序其高尚之致,其詞甚美,當時朝廷之士,無不屬和,凡三百餘人。徐彥伯編而敘之,謂之《白雲記》,頗傳於代。<sup>②</sup>

茅山道士吳筠本是個出色的詩人才子,仕途不遇,遂居留茅山,再無意科舉功名:

吳筠……通經誼,美文辭,舉進士不中。<sup>③</sup>

吳筠以及孔巢父和李白都是好友,有人說其詩才文采也不相上下:“歌詩略相甲乙”。<sup>④</sup>據李白傳略資料,吳筠和李白曾同遊浙江,後因吳筠之推薦,李白始得唐皇的注意:

李白……天寶初,客遊會稽,與道士吳筠引於剡中。既而玄宗詔筠赴京師,筠薦之於朝,遣使召之,與筠俱待詔翰林。<sup>⑤</sup>

公元 8 世紀時,有數位文人退隱茅山以求心靜。唐開元年間(713—741),久涉仕途的唐若山被任命為潤州刺史,但他掛印而去,移居茅山。後來他又搬遷到太湖邊的苞山。<sup>⑥</sup>他離開茅山之

① 《唐書》卷 123,第 4375 頁。

② 《舊唐書》卷 190 中,第 5027 頁(中華書局 1975)。

③ 《唐書》卷 196,第 5604 頁。

④ 《唐書》卷 196,第 5605 頁。

⑤ 《舊唐書》卷 190 下,第 5053 頁。在另外一史料中有一簡短版本:“天寶初,遊會稽,與李白隱剡中”,《唐詩紀事》卷 23,第 1 頁(四部叢刊本)。然而,根據吳筠的傳記,這次旅行發生在至少十年之後:“安祿山欲稱兵,乃還茅山。而兩京陷,江、淮盜賊起,因東入會稽剡中”;見《唐書》卷 196,第 5605 頁。

⑥ 《全唐文》卷 395,第 1782 頁(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後，原住房舍年久失修，到宋代時僅剩一殘碑而再無他物。<sup>①</sup> 類似的情形還可見於顧況(757—789 活躍於世)，他在晚年結束仕途退隱茅山煉丹修道，但和他的文人友好和韋夏卿及綦毋誠等依然保持往來。<sup>②</sup> 他們顯然對顧況推崇備至，韋夏卿曾賦詩稱羨顧況見到過三聖，即茅氏三兄：

聖代為遷客，虛皇作近臣。……羨君尋句曲，白鶴是三神。<sup>③</sup>

顧況自稱華陽真逸，住石黑池，並定時到元陽觀等地拜訪：

此觀十年遊，此房千里宿。還來舊窗下，更取君詩讀。<sup>④</sup>

同代詩人秦系比顧況早一點到達茅山。在一首贈李含光大師的詩中，他在結尾處強調了茅山遠離俗世的清冷純淨：

天師百歲少如童，不到山中竟不逢。洗藥每臨新瀑水，步虛石上最高峰。籬間五月留殘雪，座右千年不老松。此去人寰今遠近，回看雲壑一重重。<sup>⑤</sup>

皇甫冉(約 717—約 770)同樣把丘陵起伏、林木蔥蘢的茅山看成是世外之世、天外之天。<sup>⑥</sup> 不過，當陸潛夫啓程去茅山之時，皇甫冉在贈陸的一首詩中，似乎也承認塵世和仙境相去不遠。<sup>⑦</sup> 在我看來，這種看法非常重要，因為它可以說明世俗社會也對茅山日益喜愛。這一時期遊訪茅山的重要詩人還有劉長卿(約 709—約 786)、儲光羲(約 707—約 760)和白居易(772—846)，並都以華陽

① 《至大金陵新志》卷 11 上，第 33 頁。

② 《送顧況歸茅山》，《全唐詩》卷 272，第 3057—3058 頁；《同韋夏卿送顧況歸茅山》，《全唐詩》卷 272，第 3058 頁。

③ 《送顧況歸茅山》，《全唐詩》卷 272，第 3057—3058 頁。

④ 《茅山志》卷 17，第 7 頁。

⑤ 《題茅山李尊師山居》，《全唐詩》卷 260，第 2899 頁。

⑥ 《送鄭員外入茅山居》，《全唐詩》卷 250，第 2819 頁。

⑦ 《又送陸潛夫茅山尋友》，《全唐詩》卷 250，第 2818 頁。

洞為遊訪目標。<sup>①</sup>該洞已日漸成為茅山上最主要的自然景點。劉長卿和儲光羲都把華陽洞之旅視為朝聖，而白居易的詩《華陽觀中八月十五日夜招友玩月》和《華陽觀桃花時，招李六拾遺飲》則明顯表現一種世俗之樂，把茅山當作一個觀景之所而不是宗教聖地：

華陽觀裏仙桃發，把酒看花心自知。爭忍開時不同醉，明朝後日即空枝。<sup>②</sup>

### 三、晚唐

唐代後期，茅山道教從朝廷得到的贊助大大減少。除了茅山宗第十六世嗣法宗師孫智清和第十七世嗣法宗師吳法通之外，朝廷不再徵召茅山的嗣法宗師入朝。茅山教派中或許只有劉玄靖（廣成先生）一人得到過朝廷短暫的恩遇，在公元841年（武宗會昌元年）官拜銀青光祿大夫。<sup>③</sup>儘管如此，在文人階層和下層社會中茅山道教還是深得人心。對茅山最重要的支持來自孫智卿和朝廷重臣李德裕（787—850）的師生恩情，李曾拜孫為師。在三首哀悼孫智卿之死的詩中，李德裕表達了他對恩師的誠摯敬重：

數日奇相在，何年白鶴歸。想君旋下淚，方款里閭扉。<sup>④</sup>

李德裕還撰寫碑銘頌揚茅山名道士周隱遙，此碑曾立於華陽

① 《自紫陽觀至華陽洞宿侯尊師草堂簡同遊李延年》，《全唐詩》卷149，第1547頁；《題茅山華陽洞》，《全唐詩》卷139，第1419頁；《春題華陽觀》，《全唐詩》卷436，第4829頁；《重到華陽觀舊居》，《全唐詩》卷438，第4866頁；《華陽觀中八月十五日夜招友玩月》，《全唐詩》卷436，第4830頁。

② 《華陽觀桃花時招李六拾遺飲》，《全唐詩》卷436，第4829頁。

③ 《舊唐書》卷18上，第587頁。劉玄靖（也稱呼“衡山道士”，見《舊唐書》卷18下，第603頁）被誅在宣宗大中元年（公元846年）；見《舊唐書》卷18下615頁：“誅道士劉玄靖等十二人，以其說惑武宗，排毀釋氏故也。”

④ 《遙傷茅山孫尊師三首》，《全唐詩》卷475，第5396頁。

觀中。李德裕和孫智卿的那種師生關係提醒我們，此時遊訪茅山的文人大多還是爲了朝聖。例如，在《題茅山仙臺樂院》一詩中，劉言史用虔敬的辭藻頌揚茅山的自然風景：

擾擾浮生外，華陽一洞春。道書金字小，仙圃玉苗新。芝草迎飛燕，桃花笑俗人。棲臺爭聳漢，鷄犬亦嫌秦。<sup>①</sup>

皮日休(約 834—約 883)和陸龜蒙的好友張奔在長期跋涉仕途之後，也退隱茅山定居。有關張奔的情況，我們主要是從皮陸詩作中得窺一斑。皮日休在他的詩中曾反復表示他對張奔退隱茅山這一決定的欽佩贊賞：

寒嵐依約認華陽，遙想高人卧草堂。半日始齋清口飯，移時空印白壇香。……誰道夫君無伴侶，不離窗下見羲皇。<sup>②</sup>

又見：

風骨輕來稱瘦客，華陽館主未成翁。數行玉札存心久，一掬雲漿漱齒空。白石煮多薰屋黑，丹砂埋久染泉紅。<sup>③</sup>

陸龜蒙本人是上清道教的虔誠修士，他同樣稱贊茅山隱退生活的簡樸自足：

呼僮曉拂鞍，歸上大茅端。薄俸雖休入，明霞足自餐。暗霜松粒赤，疏雨草堂寒。又鑿中峰石，重修醮月壇。<sup>④</sup>

陸龜蒙在其它一些詩作中也不斷肯定茅山的超然之力：

高抱相逢各絕塵，水經山疏不離身。才情未擬湯從事，玄解猶嫌竺道人。霞染洞泉渾變紫，雪披江樹半和春。誰憐故國無生計，唯種南唐二畝芹。<sup>⑤</sup>

① 《題茅山仙臺樂院》，《全唐詩》卷 468，第 5322 頁。

② 《江南道中懷茅山廣文南陽博士三首》，《全唐詩》卷 613，第 7069 頁。

③ 《懷華陽潤卿博士》，《全唐詩》卷 614，第 7079 頁。

④ 《送人罷官歸茅山》，《全唐詩》卷 622，第 7162 頁。

⑤ 《和襲美奇懷南陽潤卿》，《全唐詩》卷 626，第 7193—7194 頁。

上述這些有名望的來訪者都是對茅山道教頗有興趣的，不過，同代詩人杜荀鶴(846—907)和顧況之子顧非熊則顯然不是因為對道教的敬仰而拜訪茅山。杜荀鶴上山是爲了觀看夜間舉行的一次宗教儀式：

步步入山門，仙家鳥徑分。漁樵不到處，麋鹿自成群。石面迸山水，松頭穿破雲。道人星月下，相次禮茅君。<sup>①</sup>

顧非熊雖然定居茅山，欣賞山上平靜安寧的生活，但對他在俗世的懷才不遇耿耿於懷，在詩中暗示他還是希望重回俗世一展抱負：

人皆貪利祿，白首更營營。若見無爲理，兼忘不朽名。幽禽窺飯下，好藥入籬生。夢覺巖泉滴，猶疑禁漏聲。<sup>②</sup>

在這一時期，我們也開始看到最初的一些跡象，說明世俗社會對茅山的喜愛日漸增長。茅山鶴嶺東有條小溪名叫丁卯，許渾(844年前後活躍於世)曾在橫跨該溪的橋邊建了一所別墅。<sup>③</sup>許長年患病，後來退隱此地編修自己的詩文，也就是後來的詩文集《丁卯集》。<sup>④</sup>他在書中提到自己的“村舍”和種茶採茶生活，<sup>⑤</sup>還提到附近住有一個酒販：

雲暖採茶來嶺北，月明沽酒過溪南。<sup>⑥</sup>

這些詩句可以使我們想到這樣一個事實：由於山上道士衆徒

① 《遊茅山》，《全唐詩》卷 691，第 7928 頁（卻又見《全唐詩》卷 531，第 6073 頁，注名作者爲許渾）。

② 《贈茅山高拾遺》，《茅山志》卷 28，第 12 頁（卻又見《全唐詩》卷 506，第 5748 頁，注名作者爲章孝標）。

③ 《南海使院對菊懷丁卯別墅》，《全唐詩》卷 536，第 6132 頁。

④ 《唐才子傳校箋》卷 7，第 240 頁（中華書局 1987）。

⑤ 《村舍》，《全唐詩》卷 528，第 6043 頁。

⑥ 《秋晚懷茅山石涵村舍》，《全唐詩》卷 536，第 6123（卻又見《全唐詩》卷 526，第 6023 頁，注名作者爲杜牧）。



和文人隱士的增加，茅山周圍的村落隨之興旺。不僅如此，許渾還提到煉丹之無用並勸告一煉丹道士離開茅山：

導引豈如桃葉舞？步虛寧比竹枝歌？<sup>①</sup>

詩中顯示出許渾避居此地不是由於對道教的仰慕而是因為茅山自然美景對他的吸引。杜荀鶴聲稱茅山已看不見漁民和樵夫，但我們從許渾給居住茅山的隱士高蔓的一首詩中，還能發現樵漁的蛛絲馬跡，說明茅山的樹林中還有當地村民的影子，雖然遙遠隱綽：

巖響遠聞樵客過，浦深遙送釣童歸。<sup>②</sup>

詩人張祜是另外一位於許渾同時代住在茅山上的居者。張祜的《江南雜題三十首》明確地表露了他對道教的虔誠信仰：

盡日人稀到，終年井不窺。何當謝貞白，《真誥》是吾師。<sup>③</sup>

同時，像許渾的詩一樣，張祜給我們展現了茅山附近的世俗世界。他的隱居處座落在一個繁榮小鎮的郊外，附近有一座車來人往的小橋，鎮裏有一個生意興隆的酒家。<sup>④</sup> 面對茅山的山林持續不斷受到侵害的狀況，嗣法宗師孫智清提出在茅山禁獵、禁伐和禁火的要求，這些要求在唐文宗大和七年（公元 833 年）被李德裕批准立法。<sup>⑤</sup> 這一措施使茅山被毀的狀況在後來的數十年中有所緩解。但黃巢起義使茅山遭受了一場浩劫，變亂之後，茅山也由盛變衰。在 10 世紀中，我們已經可以察覺到一種懷舊的情緒。比如，曾被

① 《廬山人自巴蜀由湘潭歸茅山因贈》，《全唐詩》卷 535，第 6105 頁。

② 《祇命許昌自郊居移就公館，秋日寄茅山高拾遺》，《全唐詩》卷 535，第 6090 頁。

③ 《江南雜題三十首》，其五，《全唐詩補編》卷 8，第 180 頁（中華書局 1992）。

④ 《江南雜題三十首》，《全唐詩補編》卷 8，第 180 頁。

⑤ 《茅山志》卷 2，第 19 頁。

南唐李璟(916—961)徵召入朝但堅辭不去的許堅,在他的詩中把茅山看成一個衰落的聖地:

嘗恨清風千載鬱,洞天今得恣遊遨。松楸一色古壇靜,鸞和不來青漢高。茅氏井寒丹已化,玄宗碑斷夢仍勞。分明有箇長生路,休向紅塵歎二茅。<sup>①</sup>

著名文學家徐鉉(916—991)也以同樣的情緒感歎茅山風光已失:

“茅許稟靈氣,一家同上賓。仙山空有廟,舉世更無人。”<sup>②</sup>

儘管如此,事實並非全然。在第十九世嗣法宗師王棲霞主持下,茅山再度復興。王棲霞在吳天祐十四年(公元917年)得到朝廷重新批准的禁令,禁止在山上進行包括挖墳之類的各種活動。他也著手進行修葺和重建被毀宮觀的工作,並派人除掉通往各宮觀大道上的雜草。南唐保大十年(952)初夏,都監鄭棲一頒佈了類似的禁山法令。南唐交泰二年(959)秋,徐鉉編錄了茅山禁止非宗教活動法令。<sup>③</sup> 值得注意的是,王棲霞對朝廷採取一種決然獨立的態度:

唐主問道士王棲霞何道可致太平。對曰:王者治心、治身乃治國家。今陛下尚未能去飢嗔飽喜,何論太平。宋后自簾中稱歎,以為至言。凡唐主所賜予,棲霞皆不受。<sup>④</sup>

於是,茅山繼續發揮一個重要宗教聖地的作用,儘管屢受侵害,依然擁有很大宗教職權。熊皎(940年前後活躍於世)本願留住茅山,但讓他遺憾的是,他並不能斷絕和塵世的關係:

塵世何年解客嘲,十年容易到三茅。長思碧洞雲窗下,曾

① 《題茅山觀》,《全唐詩》卷861,第9734頁。

② 《宿茅山寄舍弟》,《全唐詩》卷955,第8584頁。

③ 《復三茅禁山記》,《徐公文集》卷13,第2—4頁(四部叢刊本)。

④ 《資治通鑑》卷283,第7頁(四部備要本)。

借黃庭雪夜抄。丹桂有心憑至論，五峰無信問深交。杏壇仙侶應相笑，只為浮名未肯拋。<sup>①</sup>

#### 四、北 宋

北宋初年，茅山開始了規模可觀的重建工程，因此一種新的心境沖淡了懷舊傷感的情緒。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公元 1015 年）和范仲淹同科進士並在范仲淹出任潤州刺史時擔任江寧副使的滕宗諒（991—1047），<sup>②</sup> 如此賦詩紀念他的茅山之行：

句曲山中古洞天，金堂玉室地相連。<sup>③</sup>

北宋年代，在朱自英、笮淨之，並且特別是在劉混康等嗣法宗師的主持下，茅山宗重振唐代前期的雄風。北宋徽宗大觀二年（公元 1108 年），蔡卞在其《茅山華陽先生解化之碑》一文中述及元符萬寧宮御筆銘文時寫道：

三茅崇奉之嚴未有盛於斯時也。<sup>④</sup>

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王去疾在其《建康路三茅山崇禧萬壽宮記》一文中如下記載：

宋政和三年……宋改太平觀為崇禧，揭虔妥靈，有盛無斁，式克至於今日，廣殿修廊，弘弘巖巖，棖題牖栱，旒花香火之供，千餘年間其崇奉未有如此之盛者也。<sup>⑤</sup>

茅山得到的朝廷贊助以徽宗統治時為最，但在徽宗之前，茅山

① 《懷三茅道友》，《全唐詩》卷 737，第 8410 頁。

② 《宋史》卷 303，第 10037 頁（中華書局 1977）。

③ 《遊茅山》，《茅山志》卷 29，第 1 頁；《宋詩紀事》卷 8，第 202 頁（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④ 《茅山志》卷 26，第 15 頁。

⑤ 《茅山志》卷 27，第 4—5 頁。

就已深受朝廷的隆遇恩寵。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朱白英(觀妙先生,976—1029)住持乾元觀時,宋真宗曾爲之御筆親題乾元觀匾額。北宋仁宗天聖二年(1024),劉太后在茅山受封。<sup>①</sup>仁宗景祐四年(1037),宋仁宗在茅山敕建五雲觀,<sup>②</sup>而朝廷敕令修建的元符宮也在北宋哲宗紹聖五年(公元1098年)動工。元符宮的附加建築則在北宋徽宗崇寧五年(公元1106年)完成,宋徽宗爲之御筆題贈匾額,更名為元符萬寧宮。<sup>③</sup>

宋初,徐鉉和王欽若等權貴人物都是茅山的常客。王欽若在晚年還到茅山修建住所定居。徐鉉從未寫過有關他的茅山之行的散文遊記,但他對茅山有出色的觀察,給我們留下了描寫他某次茅山之遊的一組詩作。詩中寫道他先在白鶴廟過夜,然後遊紫陽觀,再遊碧巖亭並在那裏題詩一首,對茅山道教的仰慕之情完全溢於言表:

絕境何人識,高亭萬象含。憑軒臨樹杪,送目極天南。  
……世上愁何限,人間事久諳。終須脫羈鞅,來此會空談。<sup>④</sup>

徐鉉這首詩本是寫給一個請求他薦任句容縣令的人,在這首詩中徐鉉對喜愛茅山風光的人表露同感。<sup>⑤</sup>他本人對紫陽觀尤爲欣賞,曾爲之題刻長碑文。<sup>⑥</sup>此碑一直到明末還保存完好,李維楨遊茅山時還見過該碑,但到清乾隆四十四年(公元1779年)錢大昕遊山時已蕩然無存。

徐鉉之後遊訪茅山的很多北宋名流中首先當提及范仲淹

① 《宋天聖皇太后受上清籙記》,《茅山志》卷25,第2—5頁。

② 五雲觀於公元1034年建在王欽若住所處,並於公元1037年4月收到一個刻有此名的橫匾,見《景定建康志》卷45,第10a頁;《茅山志》卷17,第5頁。

③ 《御製元符萬寧宮慶成頌》,《茅山志》卷3,第15頁。

④ 《題碧巖亭贈孫尊師》,《徐公文集》卷4,第7頁(四部叢刊本)。

⑤ 《張元外好茅山風景求爲句容令做此送》,《徐公文集》卷2,第10頁。

⑥ 《茅山紫陽觀碑銘》,《徐公文集》卷12,第1—5頁。

(989—1052)。范仲淹於北宋仁宗景祐五年(公元1038年)出任潤州刺史,不久就游訪位於潤州境內西南部的茅山。<sup>①</sup>此行中他曾賦詩兩首,其中之一是贈隱士張道:

有客平生愛白雲,無端年老尚紅塵。只應金簡名猶在,得見仙巖種玉人。<sup>②</sup>

張方平(1007—1091)年輕時也曾遊茅山並訪問第二十三世嗣法宗師朱自英的仙室並贈詩一首:

一枕清風靖館深,滿庭松檜鬱文陰。此時內景人難見,月在泥丸日在心。<sup>③</sup>

另一位訪問過朱自英的名流是胡宿(995—1067年),後來是知名的散文家。胡宿遊茅山的目的還包括造訪燕洞宮。<sup>④</sup>胡宿是茅山東僅六十公里處的金陵人,遊山很可能不止一次。北宋仁宗慶曆二年(1042)他遊訪離茅山不遠的重山,在一篇遊記中提及茅山。<sup>⑤</sup>胡的親朋好友中我們還能提到丁宗臣(1001—1054),是更為知名的丁寶臣(1010—1067)之兄。丁寶臣是宋英宗(1064—1067年在位)的親信閣僚,<sup>⑥</sup>北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中進士。數年以後,歐陽修(1007—1072)保薦他在龍圖閣任職,<sup>⑦</sup>再任句

① 《宋史》卷314,第10270頁。

② 《贈茅山張道者》,《范文正公集》卷4,第6頁(四部叢刊本)。

③ 《謁觀妙宗師值晝寢》,《茅山志》卷29,第3頁。

④ 《華陽道士朱尊師》,《文恭集》卷3,第4頁;燕東宮,《文恭集》卷3,第5頁(四部叢刊本)。

⑤ 《華陽通客》,《文恭集》卷2,第9頁;高齋記,《文恭集》卷35,第7—9頁。關於胡宿,仁宗二年(公元1024)進士,見《宋史》卷318,第10366頁。

⑥ 丁寶臣的墓誌銘《故尚書都官外郎丁公墓誌銘》為胡宿所寫,見《文恭集》卷37,第6—8頁。關於丁寶臣,見《宋詩紀事》卷13,第346頁。歐陽修和王安石分別寫過墓誌銘,見《歐陽文忠文集》卷25,第11—14頁(四部叢刊本),及《臨川先生文集》卷92,第6—8頁(四部叢刊本)。

⑦ 《前楚州圍練判官丁宗臣可著作佐郎制》,《歐陽文忠文集》卷81,第6頁。

容縣令。不久，經胡宿保薦丁氏兄弟分別擔任太常博士和太常丞。<sup>①</sup> 胡宿很可能是在一次茅山遊訪時結識丁寶臣，悅慕其所學。地方縣令和茅山道士的良好關係還可見於丘濬的一首詩，題為《秩滿寄茅山道友》。<sup>②</sup> 丘濬在北宋仁宗天聖五年(公元1027年)中進士，不久後就出任句容縣令。地方官吏對茅山隱士的這些禮節性訪問，是出於官方禮儀的要求而不是因為對道教的虔敬信仰，進一步說明文人的茅山遊訪世俗化了。儘管如此，遊訪茅山的文人中也不乏篤信道教身體力行者，詩人張商英就是一個實例。張在北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上山定居。<sup>③</sup>

北宋時遊訪茅山的最重要人物大概是王安石(1021—1086)。遺憾的是我們還不能確定王安石上山遊訪的時間。這可能是在北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他出任常州刺史期間，<sup>④</sup> 也可能是在北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不管怎樣，我們有理由相信他上山時已是晚年。王安石是從句容出發前往茅山：

荒煙寒雨暮山中，草木冥冥但有風。二十四年三往返，一身多在百憂中。<sup>⑤</sup>

文中述及的二十四年往返旅途應是指王安石的仕途生涯，也能說明他的茅山之訪是在他長期做官之後。王安石自北宋神宗熙寧九年(1076)起退出政治活動，隱居在南京東郊的一處小村舍。<sup>⑥</sup> 王安石的詩讓我們聯想到趙嘏的另一首題為《茅山道中》的詩：

溪樹重重水亂流，馬嘶殘雨晚程秋。門前便是仙山路，目

① 《丁宗臣可太常博士，丁寶臣可太常丞制》，《文恭集》卷14，第16頁。

② 《宋詩紀事》卷11，第290頁。

③ 《華陽洞》，《宋詩紀事》卷28，第719頁；關於張商英，見《宋史》卷351，第11095頁，及《容齋四筆》卷2，第4頁(四部叢刊本)。

④ 《宋史》卷327，第10541頁。

⑤ 《句容道中》，《臨川先生文集》卷33，第8頁。

⑥ 《墨莊漫錄》卷1，第6頁；卷4，第5頁(筆記小說大觀第五輯本)。

送歸雲(鴻)不得遊。<sup>①</sup>

在遊訪茅山時，王安石爬遍各峰各嶺，<sup>②</sup>在中茅峰頂還發現了有徐鉉之弟徐鍇(920—974)印章書法的石碑：

百年風雨草苔昏，尚有南唐筆法存。<sup>③</sup>

王安石的詩是遊客對山上的石刻狀況進行評論的最早記錄。據王安石夫人吳氏的宗親張邦基介紹，王家和茅山的關係絕不僅限於一般的觀光遊賞：

荆公病革甚，吳夫人令蔡元度詣茅山。劉混康問狀。劉曰：公之病不可為已。適見道士數十人，往迎公。前二人執旛，旛面有字，若金書然，左曰中函法性，右曰外習塵紛。元度自言如此。<sup>④</sup>

茅山景物不僅是此時的詩歌描寫的題材，也早已在畫家筆下出現。11世紀晚期作家蔡肇，也是茅山附近丹陽縣人，<sup>⑤</sup>曾在一幅茅山山水畫上題詩如下：

筆間雲氣生豪末，紙上松聲聽有無。妝得三茅風雨樣，高堂六月是冰壺。<sup>⑥</sup>

此詩後來曾激發元代畫家張雨的靈感，使他在元至順二年(1331)的一個冬日創作了一幅茅山雪景，並題詩於側。<sup>⑦</sup>

和唐代一樣，宋代也有人比較固定地居住茅山。比如，北宋神

① 《茅山道中》，《全唐詩》卷 550，第 6370 頁。

② 《臨川先生文集》卷 25，第 3—4 頁。

③ 《中茅峰石上徐鍇篆字題名》，臨川先生文集 33，第 9 頁。

④ 《墨莊漫錄》卷 2，第 8 頁。

⑤ 關於蔡肇，神宗元豐二年(公元 1079 年)進士，見《宋史》卷 444，第 13120 頁，《東都史略》卷 116，第 5 頁(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 1990)，及《宋詩紀事》卷 27，第 689 頁。

⑥ 《三茅風雨圖》，《茅山志》卷 29，第 4 頁。

⑦ 《句曲外士貞居先生詩集》卷 3，第 4 頁(四部叢刊本)。

宗元豐年間，劉誼仕途受挫，一落千丈，於是退隱茅山，自稱三茅翁。<sup>①</sup>而且，不僅是那些仕途失意的人來到茅山，11世紀早期，儒學大師侯遺在茅山腳下建立了茅山書院，教授弟子十多年。<sup>②</sup>在江寧刺史王隨(973—1039)的建議下，政府還在北宋仁宗天聖二年(1024)撥出地皮支持書院。<sup>③</sup>我們從王隨給隱士張明真的一首詩來看，<sup>④</sup>王隨大概和許多其他地方官吏一樣，經常遊訪茅山書院。不過，王隨死後，茅山書院也日漸衰落蕭條。

## 五、南 宋

南宋初建炎紹興年間，茅山的宮觀多遭毀壞。例如，元符萬寧宮和王遠之曾住持的崇禧萬壽宮都在南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被女真人的軍隊焚毀。不過，通過各種形式的集資，規模可觀的重建工作也得以進行。這也包括朝廷的贊助，雖不為主。茅山道教的地區性影響依然有增無減。

宋高宗在他的晚年對茅山道教表現出濃厚興趣。南宋高宗紹興二十五年(1155)，高宗曾在德壽殿多次召見寧神庵住持張椿齡並贈以厚禮。高宗還命人描繪張的肖像掛在宮中的神仙閣內。三年後，即南宋高宗紹興二十八年，高宗為元符萬寧宮御筆題贈金字匾額。南宋高宗紹興三十二年(1162)，高宗把華陽宮道長王景溫召到京城，賜號虛靜。南宋末年，寧宗(1195—1124年在位)和理宗(1125—1264年在位)都曾為崇禧萬壽宮御筆親書銘文。雖然

① 《宋詩紀事》卷28，第728頁。

② 許義能《茅山書院》，《句容文史資料》第六輯，1988。

③ 《宋會要輯稿：崇儒二之四一》(中華書局1987)。關於王隨，見《宋史》卷311，第10202頁，《東都史略》卷56，第1頁。

④ 《寄張明真》，《茅山志》卷29，第2頁。



從高宗年代起，朝廷對茅山的贊助相對來說確實大大減少，但至少還有兩位皇室子孫和茅山道長交往甚密。其中一位是太祖七世孫張璩(1130—1188)，另一位是太祖八世孫、號稱永嘉四靈之一的趙師秀(1190年南宋光宗紹熙元年進士)。張璩曾在張椿齡道長進京時以詩相贈，<sup>①</sup> 趙師秀則有詩相贈茅山大師溫德成(卒於1216年)。<sup>②</sup>

南宋文人階層對茅山的贊助從一開始就非常可觀。秦檜(1090—1155)家族、楊存中(1102—1166)及其後代、愛國將領韓世忠(1089—1151)等都和茅山道士有非常密切的關係。秦檜死後，他的遺孀王氏命兒子秦熹在茅山建太乙殿以超度秦檜。<sup>③</sup> 秦熹還重修了崇禧萬壽宮。楊存中之妻趙氏(1107—1150)自己出資重修了元符萬寧宮的大殿。據周必大的描述，此殿裝修後非常壯觀：

視山後階城，殆未及其半，然壯麗已甲宮觀矣。<sup>④</sup>

南宋孝宗隆興元年(1163)，韓世忠的遺孀茅氏在元陽觀修建一殿。數年後，華文閣學士秦煜(1194年前後活躍於世)建棲白庵。<sup>⑤</sup> 對這些大規模修建工程的贊助說明茅山對文人階層來說依然有重大意義。

茅山吸引了大批的南宋文人遊客，比如江淮詩派主要成員之一、曾任溧陽縣丞的周文璞(卒於1221)和《金陵百詠》的作者曾極

① 《送張遠道還山》，《茅山志》卷29，第10頁。

② 《寄溫尊師》，《茅山志》卷29，第11頁；《宋詩紀事》卷85，第2039頁。

③ 關於秦檜(1090—1155)，與他兒子秦熹(卒於1161年)，見《宋史》卷473，第13747頁。關於王氏，見張攬《東窗集》卷11，第16頁；及卷11，第27頁。

④ 周必大《泛舟遊山錄；遊茅山錄》卷，《周益公集》卷168，第17頁。

⑤ 關於秦煜，由樓鑰(1137—1213)推薦於光宗紹熙五年(公元1194年)被任命為揚州總督，見樓鑰《攻愧集》卷35，第24頁(四部叢刊本)。

(1221 前後活躍於世)。<sup>①</sup> 曾極在訪茅山時曾賦詩頌揚茅氏兄弟的塑像。<sup>②</sup> 不過,此時在茅山定居的文人顯然減少了。有少數幾位居住茅山的文人,一旦他們的朝廷政敵失勢下臺,也常常離開茅山重返仕途。例如韓世忠門下的陳桷,曾遭秦檜的排擠而避居茅山,秦檜死後他就立刻重返京城投在劉錡(1078—1162)門下。<sup>③</sup>

和北宋時一樣,茅山附近的地方官吏也經常到山上例行訪問。例如,公元 1142 年十二月(南宋高宗紹興十三年),葉夢得在建康江東團練使任職期滿,就到茅山遊訪三天。<sup>④</sup> 葉曾聽人傳聞把茅山比作桃花源,願親眼一見。自稱華陽老人的張綱(1083—1166)在公元 1150 年(南宋高宗紹興二十年)遊訪茅山。山上的自然之美也讓他聯想到桃源仙境,同時他也指出茅山上遍佈亭臺宮觀:

……峰巒路轉攀蘿倦,樓觀煙深望眼迷。疑是武陵仙地隔,坐來遐想舊桃蹊。<sup>⑤</sup>

南宋孝宗隆興二年(1164),江東提刑、張商英外孫何麒曾前往茅山拜訪張椿齡道長,後來接替他任江東提刑的藍師稷也在南宋孝宗乾道五年(1169)作了同樣的茅山之訪。<sup>⑥</sup> 何麒在茅山還拜訪了著名道長劉籛衣。三年後,即南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周必大遊訪茅山時也拜訪了這兩位名聞天下的道長。這並不是周必大第一次遊訪茅山。早在南宋高宗紹興二十九年(公元 1159 年),他就

① 《華陽南洞》,《茅山志》卷 29,第 7 頁;《道中回望茅山》,《茅山志》卷 29,第 8 頁。《宋詩紀事》卷 59,第 1497 頁。

② 《大茅君象》,《茅山志》卷 29,第 11 頁。

③ 《夷堅支景志》卷 9,第 949—950 頁(中華書局 1981)。

④ 《巖下放言》卷 B,第 11—12 頁(四庫全書本)。

⑤ 《庚午三月十日遊茅山》,《華陽集》卷 36,第 9 頁(四部叢刊本)。

⑥ 《夷堅乙志》卷 14,299 頁;及《夷堅丁志》卷 11,627 頁。關於何麒,見《宋詩紀事》卷 42,第 1065 頁。他的第一次官職任命(於公元 1127 年)是散官中的宣教郎。

和張燾(1092—1166)奉朝廷之命上山祈雨。<sup>①</sup>周此次重訪茅山是携帶家室同行,看到了新建的白雲崇福觀、清真觀內新建的真武殿(即玄武殿)。兩處建築都讓他歎為觀止。他還遊訪了華陽洞。關於華陽洞,尤袤(1124—1193)在南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遊訪茅山時,有過如下描述:

華陽第八天,仙聖之所居。洞房劣容人,中寬如室廬。橫乾大溪水,於焉限塵區。其右萬石林,錯落空翠圖。<sup>②</sup>

在遊訪茅山時,周必大注意到了華陽洞上張方平(1007—1091)的銘文,以及大茅峰頂大元殿上王欽若之女婿張懷(1004—1073)的銘文。周遊訪玉晨觀時,還在一個畫室內發現了豎立着十多塊石刻,其中最古老的石刻是陶引居的書法。周找來一個工匠做了其中一些石刻的拓片。對前代文豪的茅山之訪的這種興趣,說明人們越來越把茅山看成是一個歷史文化古跡而不是一個推動宗教事業的中心。周在山上看到大興土木的修建工程,而同時也發現了很多年久失修破敗不堪的建築,說明對茅山的大規模資助已普遍減少。

## 結 語

朝廷對茅山贊助的舉動變化形成了文人對茅山的態度。晚唐以後,贊助大大減少,導致文人階層對茅山道教的態度逐漸的但也是明顯的變化。人們越來越重視茅山文化史。有關茅山時代的最早的一些參考材料是在晚唐出現的。在很多文人的詩句中,茅山

① 周必大《泛舟遊山錄:遊茅山錄》卷,《周益公集》卷168,第17頁。

② 《宋詩紀事》卷47,第1205頁。

的松樹被形容成“古松”，如秦系“座右千年蔭老松”，<sup>①</sup>皮日休“壇上古松疑度世”，<sup>②</sup>陸龜蒙“雪乾猶墜古松聲”。<sup>③</sup>陸龜蒙還寫了有關茅山的《古錄文垂錄》。<sup>④</sup>然而，這些形象和許堅詩中的形象有本質的不同。在許堅詩中：

松楸一色古壇靜，鸞鶴不來青漢高。茅氏井寒丹已化，玄宗碑斷夢仍勞。<sup>⑤</sup>

茅山作為一個文人興盛時代的活動場所具有一種感召力，這種感召力反映在潘佑的詩中：

天壇雲似雪，玉澗水如琴。白雲與流水，千載清人心。<sup>⑥</sup>

茅山是以它的古老和輝煌的過去而引人注目的。王安石點明了徐鉉的書法：

百年風雨草苔昏，尚有南唐筆法存。

滕宗諒寫出了茅山作為道教聖地的偉大時代：“句曲山中古洞天”；王隨緬懷唐皇詔命所謂茅山龍嗣進京朝見的得意時光：“先帝關龍賜御歌。”文人們稱許贊歎茅山的新的宮觀，茅山的古老遺產因而傳佈四方。這種對應關係可見於洞元法師沈若濟（1078—1140）返回茅山時蔡肇贈給他的三首詩，<sup>⑦</sup>其中的第二首起句就是稱贊新起的樓閣：

崇寧新閣連雲起，天籙浮空寶氣飛。<sup>⑧</sup>

① 《題茅山李尊師山居》，《全唐詩》卷 260，第 2899 頁。

② 《江南道中懷茅山廣文南陽博士三首》，《全唐詩》卷 613，第 7069 頁。

③ 《和裴美奇懷南陽潤卿》，《全唐詩》卷 626，第 7193 頁。

④ 《寄茅山何道士》，《全唐詩》卷 623，第 7167 頁。

⑤ 《題茅山觀》，《全唐詩》卷 861，第 9734 頁。

⑥ 《送許處士堅往茅山》，《茅山志》卷 28，第 2 頁。

⑦ 關於沈若濟（洞元大師），見《茅山志》卷 16，第 5 頁。按，《夷堅丁志》（卷 10，第 622 頁）云：沈若濟死於高宗紹興十五年（公元 1145 年）。

⑧ 《送洞元法師歸茅山》，《茅山志》卷 29，第 4 頁。

第三首的起句則轉向對昔日的追憶緬懷：

一庵曠昔共欽峯，古木垂蘿歲月深。

把茅山的自然環境看成古跡已是屢見不鮮，而一旦如此，人們對山上的宮觀本身也很快持相似的看法，把它們看成自然之景的一部份。如丘濬的詩句所言：

孤峰萬仞月正照，古屋數間人未歸。<sup>①</sup>

翁彥深同樣強調茅山的歲月久遠：

聞道三茅五洞門，倏然來往御風仙。雲深騏驎那客少，松古龜蛇莫問年。<sup>②</sup>

儘管如此，對茅山古代遺產的這種看法並不一定是有害的，反而增加了茅山對文人墨客的吸引力。詩人陳克之弟陳序在一首詩中寫道：

山南細路半青霄，人昔共遊非俗交。浮玉故鄉驚上國，埋丹清夢記中茅。<sup>③</sup>

茅山是前代的文豪智者經常遊訪踏足之地，這種現象本身也是茅山發展成爲一個歷史古跡的複雜想法的一部份。自然而然地，連新儒學者如遊九言(1142—1206)也曾在南宋寧宗慶元元年(1195)訪問茅山，甚至在華陽洞的崖壁上鐫刻自己的名字。<sup>④</sup>

**作者簡介** 王羅傑(Roger Greatrex)，1949年生，英國人。現任瑞典隆德大學東方語言系教授。

① 《送茅山道友》，《茅山志》卷29，第4頁。

② 次韻(玉晨鑿義菴公見訪)，《茅山志》卷29，第9頁。

③ 《遊山和諸姪》，《茅山志》卷29，第12頁。

④ 陳垣《道家金石略》，第255頁(文物出版社1988)。